

砂拉越华族族群母语教育与文化传承的 维护：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之兴办 为个案研究^{*}

曹淑瑶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福建厦门 361005)

[关键词] 砂拉越; 马来西亚; 华族; 母语教育; 文化传承;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摘要] 砂拉越位于婆罗洲, 原为文莱属地, 1841 年白人拉惹政权建立后, 大批华人在其招垦下移入砂拉越。在华文教育萌芽的初期, 白人拉惹对其取自由放任的态度, 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 因华人社会中的政治运动及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在各个华文学校的发展, 才颁布学校注册法令, 开始干涉砂拉越地区的华文教育。二战后, 白人拉惹将砂拉越让渡给英国, 新成立的殖民地政府急于统合境内各族群对砂拉越的认同, 遂推动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教育制度, 迫使砂拉越华文中等学校在改制成为以英语授课的学校或独立中学之间做出选择。为保存族群母语教育, 为华族子弟接受母语教育提供机会, 在古晋地区创立的中华第一中学, 决定成为一间华文独立中学。这间华文独立中学至今仍有千名以上学生, 其校园中充满华族文化气息。本文对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创立、发展、经营作一个案研究, 期盼对吾人进一步了解战后砂拉越华族社会族群语言的维护及文化的传承有所助益。

[中图分类号] D634.3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5)01-0075-09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Study of Chung Hua Middle School No. 1 of Kuching, Sarawak

Cao Shuyao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words: Sarawak; Malaysia; Chinese;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Chung Hua Middle School No. 1 of Kuching, Sarawak

Abstract: Sarawak became a British Colony in July 1946.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gration among the multi-racial communitie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tended to set up a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using English as the instruction medium. The "Conversion Plan" of 1961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and excluded the Chinese secondary education from the education system. Most of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were converted into English-medium schools in 1962, and only 6 schools remained to teach in Chinese language. Chung Hua Middle School No. 1 has been one of them.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in 1963 further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chool. Nonetheless, it still has more than 1,600 students today.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establishment,

[收稿日期] 2014-10-20

[作者简介] 曹淑瑶,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专门史专业 2004 级博士生, 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 本文初稿曾宣读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14 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本文得以完成, 承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提供资料, 以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台湾淡江大学陈鸿瑜教授与黄建淳教授、广州暨南大学曹云华教授的鼓励与协助,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叶宗元校长对相关资料之核正, 台湾东海大学古鸿廷荣誉教授之指导与校核, 特此致谢。

development, management of the school in order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Sarawak Chinese.

前言

砂拉越^①原为文莱属地, 1841年, 英国人詹姆士·布洛克 (James Brooke) 因协助文莱苏丹平乱, 受封为白人拉惹 (White Raja), 由此展开其家族对这片土地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 (1841—1946)^[1]。1946年7月, 白人拉惹将砂拉越的统治权让渡给英国, 新成立的英属砂拉越殖民地政府计划建立一套国家教育体系, 以培养境内各族群共同的公民意识与政治效忠^[2]。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 殖民地政府颁布了许多新教育政策, 对当地华族母语教育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1960年2月公布的《麦里伦报告书》(The McLellan Report)^②, 建议华校必须加强英语的学习; 1961年1月公布的《改制计划》(Conversion Plan), 规划各源流学校的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 1961年6月的《国家中等教育白皮书》规定中学教育必须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 否则自1962年4月起撤销津贴。当时砂拉越地区大部分华文中学在接受政府津贴后, 以英语取代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学校董事会的主导权也落入教育部的手中, 只有少数华文中学未接受政府津贴, 成为华文“独立中学”^③。2000年时砂拉越华族约53.7万人^[3], 占全州人口的25.9%, 境

内共有14间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中学^④, 而那些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 因砂拉越州政府于1980年宣布巫文(马来文)为唯一的官方语言, 自1982年起又改以巫文为教学媒介语^[4], 已不再被马来西亚华族社会视为华文学校。

在砂拉越多数华校纷纷改制期间, 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坚持以华族族群母语教学^⑤, 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政府的改制计划, 并决定自1962年起, 让其属下4所中学成为不接受政府津贴的独立中学。虽然华文中学步上“自力更生”的办学过程多遭困难, 但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统属下的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迄今仍为一间拥有1600名^⑥以上学生的华文完全中学^[5], 不但在砂拉越州是一间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校^⑦, 也是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属下学生人数最多的一间中学^⑧。由于母语教育被许多移居砂拉越地区的华族人士视为保持民族文化的基础, 华文中学更被视为维系“民族教育”的重要环节^[6],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亦以身为砂拉越最具规模的华文完全中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都在发扬中华文化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自豪^[7]。但是, 迄今尚无人对这间位于砂拉越首府古晋且极具规模的华文中学作一学术性的研究^⑨, 故本文拟对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作一个案研究, 透过对该校之

① Sarawak一词有“砂劳越”、“砂撈越”、“沙罗越”与“砂拉越”等译名。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于2004年4月宣布遵照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的意见, 将Sarawak统一译为“砂拉越”, 见《华语规范理事会决定沙巴首府统称为“亚庇”》, 《星洲日报》2004年7月30日。

② 砂拉越政府在报告书的中译本中称McLellan为麦利兰。

③ 古晋第一、第三、第四及诗巫光民中学等4间华文中学拒绝津贴, 诗巫建兴中学与开智中学两校则因学生人数不符改制条件, 保留了华文中学的面貌而成为独立中学, 见董教总全国华文独立中工委资讯局编《今日独中之三》,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1991年, 第5、20、30、62、72、84、188页。

④ 有关这14所华文中学的成立与经营参阅曹淑瑶《民族认同与母语教育: 战后砂拉越地区华文中学之研究》, 《台湾东南亚学刊》第8卷第1期, 南投埔里: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2011年4月, 第27-64页。

⑤ 在白人拉惹政权时期, 砂拉越地区的华校以方言为教学媒介语, 然而在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这些华校也开始将原乡中国的“国语”(华语)列入课程, 成为一门单独的科目, 并鼓励学生使用。但由于白人拉惹政权对“国语”存疑, 鼓励各校以方言教学, 因此在二战以前, 国语并未取代方言成为砂拉越华校的教学媒介语, 见Ooi Keat Gin, “Chinese Vernacular Education in Sarawak during Brooke Rule, 1841-1946”,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8, No. 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ly, 1994, p. 518。至二战后, 英属马来亚地区的华族在教育上已将华语视为其母语, 见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Invented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in Malaya: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 Council Paper No. 35,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1, Chapter IV, Item 27; Chapter VI, Item 2。今日海外华族常将中文称为华文, 中国的“国语”称为华语, 另, 二战前砂拉越华社所创办的学校原以小学为主, 战后则因需要而增办中学, 故其学校董事会常称为“某某学校董会”, 负责中、小学的经营, 后因应不同时期的教育法规, 这些华文学校的董事会又一再改组。古晋中华学校董会曾先分为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与古晋中华小学校董会两部, 合称为“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 中学部分后又再细分为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董会、古晋中华第三中学校董会、古晋中华第四中学校董会, 对外通称为“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 又常简称为“古晋中校董会”。

⑥ 2013年12月23日著者经砂拉越留台同学会向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询问得到的学生人数为1667名。

⑦ 2007年时, 全砂拉越14间华文独立中学共有5,149名学生, 见《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第9期, 雪兰莪: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2008年7月, 第111页。

⑧ 2014年时,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及第四中学两校学生都不满300名。

⑨ 华族母语教育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重要课题, 但相关论著多偏重西马的华教发展, 对于东马华教并未有深入的讨论, 如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全四册),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998-2003年; 古鸿廷: 《教育与认同: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之研究》(1945-2000),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年。探讨东马砂拉越华族母语教育发展的专论甚少, 如Ooi Keat Gin, *World Beyond the Rivers: Education in Sarawak from Brook Rule to Colonial Office Administration, 1841-1963*; 曹淑瑶: 《民族认同与母语教育: 战后砂拉越地区华文中学之研究》, 《台湾东南亚学刊》第8卷第1期, 南投埔里: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2011年4月, 第27-64页。对砂拉越的华文中学进行个案研究更不多见。

创立、发展、经营的探讨，期盼对吾人进一步了解战后砂拉越华族社会族群语言的维护及华族文化的传承有所助益。

一 背景

1946年7月，英殖民地政府接管砂拉越，企图以教育作为促进砂拉越多元族群融合的手段，在同年12月颁布的《砂拉越学校注册条例》第7条与第8条强调，若学校及其教员宣传有害殖民地及公众利益的事情，将被政府当局注销资格^[8]。英殖民地政府依据伍德（E. W. Woodhead）所做的调查报告书《伍德报告书》（*Report upon Financing of Education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Sarawak*），于1955年6月通过《砂拉越教育津贴白皮书》（*On Financing of Education in Sarawak*），颁布《津贴章程》[*Great Code (Regulation) of 1956*]，宣布自1956年1月起给予学校津贴补助，由政府负担学校教师的薪俸，并由政府与学校董事会共同分担学校的基本建设费用。然而这项津贴制度并不是无条件地补助华校，接受津贴的学校董事会聘请校长和教师时需经教育部长批准，教育部长也有权命令这些校董会辞退校长和教师^①。

1960年2月，英殖民地政府发表有关砂拉越地区中等教育的调查结果，这份通称为《麦里伦报告书》的调查报告，认为教育的目的在泯除或至少减低族群间关系的紧张，但因华文不易学习，砂拉越华文学校的学生清一色是华人，且学校的教科书内容都具有倾向中国的意识，导致华文教育不但未能实现上述的教育功能，反而被当地土著视为华族沙文主义。因此，《麦里伦报告书》认为必需将华文教育融入国家体系（a national framework）内^[9]。《麦里伦报告书》公布之后，英殖民地政府先于1960年5月提出新教育法的草案，并于1961年经立法议会通过成为《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该法令授权警方可在被吊销注册的学校内，在不持有拘捕令的情形下，逮捕进入或逗留在校园的人；并授权教育部长可基于殖民地的公共利益拒绝学校、校董及教师的注册与任用，以及吊销学校、校

董及教师的资格，限制学生团体的活动^[10]。砂拉越殖民地政府1961年1月宣布《改制计划》，规划在10年内将华文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全面改为英语^②。为了迫使华校接受改制，英殖民地政府复于1961年6月22日公布《国民中等教育白皮书》，规定凡不接受改制的华文学校，将自1962年4月1日起撤销津贴^③。

二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成立与发展

（一）成立与招生情况

二次大战前，古晋地区的各华族社团或个人成立了不少依其原乡方言教授小学课程的华文学校，各校教学媒介语不尽相同。战后为了打破帮派的藩篱，1945年10月该地区文教及工商界人士决定将战前各自为政的华校以“统筹统办”的方式组成“古晋中华学校校董会”，并决议创办中学，1946年1月古晋中华中学正式开学^[11]。1948年因办学经费困难，校董会扩大组织，由当时古晋地区的古晋福建公会、潮州公会、客属公会等13个华族社团共组古晋中华学校校董会，共同承担中华中小学之办学经费；1957年，增加了大埔同乡会及嘉应同乡会，树胶出口商公会则退出，校董会成员增加为14个^[12]。

20世纪50年代，古晋中华中学因校务发展迅速，校地不敷使用，计划设立分校。校董会先自1958年起，将高中部约400名学生迁入新校舍上课，取名为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英文校名为“Chung Hua Middle School, No. 1”），只开设高中课程，而旧校园则改名为古晋中华第二中学，只开设初中课程^[13]；1958年6月，又暂借古晋中华第五小学校舍开办古晋中华第三中学^[14]；至1960年，为帮助因政府津贴中学实施入学淘汰制度而失学的华族子弟，使其有升学管道，又创立古晋中华第四中学^[15]。面对砂拉越政府的改制计划，古晋中华学校校董会于1961年2月8日召开会议，达成不接受改制的共识^[16]，中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中学遂在校董会的领导下，自1962年4月起成为华文“独立”中学^[17]。

① 有关砂拉越教育津贴的内容详见华民政务司《教育部通知书 ED181/1 字号第七号：一九五六年教育津贴章程草案并各项附表》（中译本），古晋：华民政务司署，1955年。

② 有关《改制计划》的全文，参见沈玉池《华教工作廿二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一年）》，砂拉越古晋：作者印行，1984年，第20-22页。

③ 教育部致古晋中华学校校董会通告信件，转引自沈玉池《华教工作廿二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一年）》，第27-28页。

由于砂拉越教育部于1962年12月撤销古晋中华第二中学的注册^①，原来只有高中部的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为收容更多的学生，乃于1963年设立初中部，成为一间具有初中3年、高中3年的华文完全中学，学生人数增至1千多人，开办24个班。1973年因砂拉越实施小学自动升中学的政策，许多小学毕业生前往政府津贴的国民型中学就读，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招生人数减少，至1978年，全校只剩663名学生，班数减至18个班。为改善情况，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做了许多努力，例如：1978年古晋中华总商会倡议马币300万元的教育基金，用于改善教师待遇；校董会派团前往西马地区参访办学成功的一些独中，以学习办学经验，并与马来西亚董教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返回古晋后，决定在不妨碍母语教育原则下，加强对英语及巫语的教学，除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全国独中的统考外，也培养学生参加政府各校考试的能力，为毕业生开拓更广阔的升学管道^[18]。此外，由于马来西亚华文中学复兴运动唤起华社对华文独中教育的信心，影响所及，也带动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学生人数逐渐回升。

1987年，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学生人数一度增至1,580人^[19]，2003年降至1,285名^[20]，直到2010年都在1,200人上下^②。长期担任该校校长的许兴梅认为，学费渐涨且学生学业负担重^③，又实行留级制度，是造成学生减少的原因；校董会监学许思寿则认为政府实施将小学毕业生直接分配到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的作法，造成一些华族家长没将子弟送往华文独中就读，学生人数因而下降^[21]。2011年教育部宣布逐年废除以英语教授数理科的政策，据当地报纸报导，不少华族家长担心在国民型中学的数理课程以巫语授课将导致学生失去竞争力，又开始将子女送往华文独中就读。2011年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报读初一的学生开始增加，学生人数增为1,347名^[22]。2012年增至1,466人；2013年突破1,670人^④。

(二) 行政组织与人员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在创校之初因师生人数只有400多人，行政组织系统颇为简单，校长为学校的行政首长，其下设教务主任、训育主任^⑤、总务主任各1人。其后随着学校主客观环境的变迁，行政职位时有增减。1970年在陈毓干担任校长期间增设体育主任1人；许兴梅校长任内，于1988年增设辅导主任1人，却自1981年裁总务主任职缺，到1992年始增设事务主任1人，1993年同时增设副教务主任、副训育主任各1人，1997年再增设副校长1人，2000年增设课外活动主任1人。2001年许武林接掌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后，为开发与建置全校互连网络资讯系统，于2004年成立网络中心，后改为资讯处。2005年校董会裁撤副校长一职。2010年训导处更名为学务处。2013年裁资讯处后，古晋中华一中的学校行政组织确立为校长之下设教务处、学务处、总务处、升学辅导处、联课活动处、图书馆及体育处，这套编制实施至今^⑥。

由于校长负责推动校务，是贯彻学校董会拟定办学方针的主要人物，其任期的长短对整个学校的行政与教学工作的运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自1958年创校至2012年的54年间，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共有过8位校长，平均任期超过6年，远较砂拉越地区其他华文中学的校长任期长^⑦。从现存资料发现，除创校初期的3位校长外，担任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长的人士皆曾在该校担任其他行政职位，例如：第4任校长陈毓干在1968年接任校长前，就是该校的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第5任校长许兴梅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5年（1973—1977），总务主任1年；接任的校长许武林更是该校的元老级人物，担任教务主任4年（1978—1981），训育主任14年（1974—1977；1988—1997）；现任校长叶宗元则曾担任训育主任4年（1984—1987），教务主任9年（1988—1996），副校长9年（1997—2005）。一般说来，其他行政主管人员的职位也相

① 古晋中华第二中学使用的校地，是潮州公会的产业，1962年7月潮州公会要求收回该校地及其建筑物，砂拉越教育部以潮州公会要收回校地开办新学校为由，撤销古晋中华第二中学的注册，取而代之的是今天的古晋中学这间国民型中学。详细经过见沈玉池《华教工作廿二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一年）》，第57—98页。

② 见2013年11月21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致著者函。

③ 以2013年为例，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约马币2,000元，马来西亚的国民中学与国民型中学则不收学费，杂费（主要是课本费），每人每学年仅为马币124元，见2013年11月21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致著者函。

④ 以上数据由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教务处提供，见2013年11月26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致著者函。

⑤ 训育主任在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资料上有时也称为训导主任。

⑥ 2014年8月21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叶宗元校长亲告著者。

⑦ 例如，诗巫公民中学自20世纪60年代创校至2004年之间，共换了17位校长，诗巫建兴中学、诗巫光民中学、诗巫黄乃裳中学、石角民立中学以及泗里奎民立中学自1960年代创校至2004年也有14位以上的校长，各校校长任期见黄招发《砂劳越华教百年坎坷路》，第41、87、102、129—130、141—142页。

当稳定,以教务主任为例,自1962年到2014年为止,除初期庄观涛任1年,谢子清与陈毓干分别担任过3年及2年外,许思寿及许兴梅各担任该职5年,许武琳、杨永英各4年,叶宗元8年,林庆燕^①24年。杨月玲自1988年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成立辅导处后,一直担任辅导主任至2010年;体育室自1970年成立至1998年,体育主任也只换过3人,冯佳瑞任期为5年,陈君同为8年,黄勤林为16年^②。校长及各行政主管因能久居其位,对其所掌管业务较熟悉,对学校的各项政策也可作较长期的规划,对其制定的政策也较易贯彻,固而校长及各行政主管有相当长的任期,似为学校能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学生管理与联课活动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以“公、仁、诚、毅”为校训,强调学生“德、智、体、群、美、劳”六育均衡发展,列体育、音乐、美术为正课,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及学艺竞赛^[23]。其以华文为词的校歌,除提醒学生要以砂拉越为家乡,政治上认同当地外,更鼓励学生要在师长教导下恪遵校训,以“公仁”为做人指标,“诚毅”为处事原则^[24]。为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品格,学校除重视知识的传授外,对学生的品德培养亦非常注意,与其原乡的中学相似,自创校时就设有训导处,设有训育主任1人,专责督导学生操行,实施记功、记过、嘉奖、警告等奖惩措施^③。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揭示其训导目标有4项:端正学生的思想,教导学生不受误导而入歧途;塑造朴实的人格;培养勤劳的生活习性;训练学生的团体精神。为落实训育工作,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实施新生入学集训,严格禁止学生有抽烟、斗殴、奇装异服的行为,同时推动学生的课外活动,以便充实学生的休闲生活与“培养理财能力”^[25]。这种重视对学生的管教与品格的教养,强调品格教育的重要性,以学校作为训练学生从他律到自律的场地,实践“德、智、体、

群、美、劳”六育均衡发展的办学方针,颇能展现华族传统的教育理念。

(四) 课程安排

在课程内容与安排上,砂拉越地区各华文独立中学多实施“双轨制”,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也不例外,采取华文独立中学与国民中学课程并重的教学方针,以华、英、巫三语教学,要求学生兼顾独中统一考试与政府考试。在三语教学的落实上,除语文课用各自语言教学外^④,初中部一律以华语教学并采用华文的课本,高中部的数理科和商业科目则采用英文课本,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并实施“留级制”。但近年来,在全球化、国际化的诉求下,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课表安排虽仍维持上午为正课,以参加马来西亚华文独中高初中统一考试为目标,下午为辅导课,以参加“初中评估考试”(PMR)和“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PM)全科文凭考试为目标,但在实际运作上,除语文课用各自语言教学外,高中理科的数学、物理与文商科的商业簿记、打字不但采用英文课本,也以英语教学;高中部其他科目及初中部全部科目则采用华文课本,以华语教学^[26]。

在标榜“双轨制”及“三语并重”的政策下,为了装备学生去面对不同需求,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每周上课5天半,每天上课6至8节,每节40分钟;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上午7点20分开始上课,星期一至星期四下午1点半下课,共上8节,星期五则下午12点50分下课,共上7节,星期六上午11点50分下课,共上6节。体育课均在下午进行;辅导课则排在星期三及星期五下午,星期三下午2点上课,3点50分下课,共上2节,每节50分钟,星期五下午1点10分上课,4点下课,共上3节,每节也是50分钟。每周的正课加上辅导课共有50节^⑤,学生的学习负担远较采取半日制的政府中学学生来得重。

① 林庆燕在1997年担任教务主任前,曾自1993年至1996年间担任副教务主任。

② 以上资料整理自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创校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73—75页,并经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叶宗元校长核校。

③ 2010年训导处更名学务处后,仍以学生品格教养为其主要职责。例如,2013年5月第一学期考试期间,学务处特别发出公告,提醒全体学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不要明知故犯被处分而影响操行成绩。”见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学务处报告(5月19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网站,http://www.chms1.edu.my/cms/index.php/2013-11-24-02-55-01/2013-11-24-03-02-07/140-5-19,2014-07-30。

④ 英语课以英语教学,华语课以华语教学,巫语课以巫语教学。

⑤ 以上资料整理自《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简介》,马来西亚独中联合论坛,http://huawen.info/thread-1739-1-1.html,2010-04-08。自2013年1月开始,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将上下课时段调整为连续上两节课后再休息20分钟的作法,见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学校上下课时段调整》,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网站,http://www.chms1.edu.my/index.php/2012-10-11-01-58-34/113-2013-01-05-04-42-11,2013-08-10。

三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经营

由于华校的经费向来自筹,为了能够稳定经费来源并有效管理学校事务,许多华校会尽可能广邀当地社团或个人担任董事,古晋中华中学的校董会即由古晋地区的古晋中华总商会、古晋福建公会、砂拉越客属公会、古晋潮州公会、古晋福州公会等14个华族社团所派出的35名代表组成,举凡学校办学方针之拟订,办学经费之筹划,教职员的聘用,皆由校董会商议处理^①。由于《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授权教育部长可因“拟组中的董事会超过了十五个人”而拒绝批准学校的注册^[27],迫使古晋中华学校校董会自1962年起改组为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与古晋中华小学校董会两个组织^[28];1964年起,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再细分为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董会、古晋中华第三中学校董会及古晋中华第四中学校董会^[29]。格于法令,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古晋中华第三中学及古晋中华第四中学各有自己的校董会,但在事实上,这三个校董会成员中的主席、署理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财政、副财政等重要职位都是同一批人,且三个校董会都是一起召开会议,共同讨论三校校务^②。因此,三校虽拥有各自的校园及行政系统,因皆隶属古晋中华中学董事会,故有《古晋中华中学校歌》这首相同的校歌,以及共同的校训“公、仁、诚、毅”^[30]。

自建校以来,校董会的人事大致上很稳定,董事虽由各社团派任,一任3年^[31],但一般上都任期很长,彼此熟识,对校董会的运作以及事务的推动具有连贯性。例如:杨国斯担任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董会主席长达15年(1964—1978)^③,接任的黄文彬也从1977年起担任主席22年,直到1998年逝世;田绍熙^④在担任主席之前就担任校董会的副主席8年(1991—1998),财政董事24年

(1967—1990年)。校董会的副主席自1964年至1999年近35年间只换过8人,平均任期为4年多,但其中的蔡明田及田绍熙分别担任过10年及8年副主席。而实际负责校董会业务的秘书董事也在位很久,例如:沈玉池自1964年至1980年一直担任校董会的秘书董事;接任的陈毓干则自1978年离开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长职位,担任校董会副主席2年,再接任秘书董事达13年(1981—1993年);田承凯^⑤则自1994年起担任秘书董事,直至2004年接任校董会主席^⑥。

1963年砂拉越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州后^⑦,原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的《达立报告书》(Talib Report)与依其主要建议而制定的《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逐渐延伸至砂拉越^⑧。作为华文独立中学,依规定政府并不给予津贴,因此学校的经费必须自筹,如1988年,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不敷经费为马币15万元,1991年不足的经费更高达马币29万元,不足之数皆由校董会负责筹措^[32]。为平衡学校收支,除靠学生所缴之学杂费与学校董事会捐献外,独中办校经费向来也仰赖华族社会的支持^⑨。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自常以义卖、义走、义演、募捐增加收入,如1985年的校庆千人宴就为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筹得马币30多万元;1998年的“98筹款宴会”也筹得马币40万元。校董会成员更会利用政商网络向外筹募,甚至透过砂拉越州内阁部长向州政府申请拨款支持^⑩。在创立之初,古晋中华第一中学14英亩大的校地即由华族木材巨商郭锡逢所捐献,耗资马币数十万元的建校计划也由当地的热心华族社会加上政府的拨款而完成;1983年,古晋省的中华大会堂总堂为中华中学举办千人宴,为学校筹募经费,筹得马币30多万元;同年校董会举办“中中行”义走,又筹得马币11万元^[33]。1993年砂拉越中华

① 古晋中华总商会为配合工商业的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为古晋中华工商总会,见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庆祝筹办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第174页。

② 2014年8月23日访问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长叶宗元先生所得资料。

③ 杨国斯为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人联党)的重要领袖。1970年砂州大选后,人联党加入砂州的联合政府,杨国斯担任副首席部长,见郭伦奇等《回望人联三十年》,砂拉越古晋: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中央宣教处,1989年,第327页。

④ 田绍熙担任主席1年后因年老退休。

⑤ 田承凯担任砂拉越州立法议员暨古晋市市长多年,见《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创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9页。

⑥ 以上资料整理自《古晋中校董会历届校董名表》,见《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创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76—88页。

⑦ 有关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成立,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台北:世界书局,1998年,第504—514、528—536页。

⑧ 相关讨论见曹淑瑛《民族认同与母语教育:战后砂拉越地区华文中学之研究》,第34—35页。有关《达立报告书》对华文中学教育影响的讨论,见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第100—104页。

⑨ 1998年时任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董会主席的黄文彬就坦言“作为独中,我们的经费来源,完全需要依靠14社团及全体华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出钱出力才得以解决。”见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创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7页。

⑩ 泗里奎国立中学之所以能获得拨款,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和州内阁部长担任该校顾问,见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资讯局编《今日独中之三》,第27、164页。

工商联合会资助古晋中华第一中学马币 200 万元兴建综合大楼^[34]。2014 年为协助学校筹募办学经费，当地颇为重要的诗华报业集团特推出“阅读诗华日报，为中筹款”活动，凡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教职员及学生自订或推荐到一位《诗华日报》新订户，《诗华日报》社会将全年报费马币 188 元中的 100 元捐给学校^[35]。为纪念那些捐款协助学校建筑工程的人士，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从创立时就开始以捐献人之名字作为建筑物的名称，以示感谢，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许多建筑物因而冠上捐献人的名字，例如：1957 年兴建的黄庆昌礼堂，1987 年的黄文彬楼。对创校时捐献校地的郭锡逢，除在第 1 期建校工程请其主持动工礼外，更在校门为其竖立纪念碑^[36]。

由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校董会身负学校经费筹措及规划的重任，校董会的董事成员尤其校董会主席、副主席及监学^①等主要成员除背后有社团的支持外，本身也须有良好的当地政商关系。杨国斯曾任砂拉越人联党的党魁以及砂拉越州政府的第一副首席部长多年；田承凯则为砂拉越州立法议员暨古晋市长多年；黄文彬为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毕业的殷商，曾长期担任古晋福建公会主席（1979—1998）；田绍熙除曾担任古晋福建公会会长、古晋中华工商总会副主席及主席外，也出任砂拉越运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近 40 年；而担任过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监学 12 年的沈庆鸿后来也出任砂拉越州副首席部长多年^②。

四 一些观察

虽然马来亚联合邦《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曾宣布，对不愿改制的华文中学不再给予经费上的津贴，但法令将中学的经费来源分为三类：学生所缴之学杂费；中央政府的拨款；地方社会人士、团体的捐款以及地方政府的拨款^[37]。由于中央政府并无禁止各级地方政府对当初未改制的华文中学给予经费上补助的法令，因而华文独立中学可通过各种管道、种种关系去请求地方政府甚至马来西亚政

府给予补助。身为砂拉越古晋地区最大的华文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常通过各种管道开拓经费来源，学校不但与当地华社关系密切，也与执政当局维持相当良好的关系，常邀请中央政府及砂拉越州政府的重要官员参与学校的庆典，争取其支持。例如：1987 年 4 月，邀请砂拉越州政府副首席部长沈庆鸿主持新校舍之奠基典礼；1989 年 10 月再度邀请沈庆鸿为创校 31 周年游艺晚会剪彩；1990 年 6 月，邀请科学及环境部长杨国斯主持运动场开幕启用仪式；1995 年 4 月，首相马哈迪在校董会主席黄文彬的陪同下，为耗资马币 100 万元的“砂商联技职楼”主持落成典礼。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丰富的政商人脉让其容易获得执政当局在财政上的资助，1987 年 4 月获砂拉越州政府拨款马币 30 万元，用作新运动场的建设经费；1996 年获砂拉越州政府拨款马币 200 万作为学校的建设费用；1996 年 7 月砂拉越州政府的社会发展部长阿迪南沙登在为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运动场看台开幕时，宣布拨款马币 5 万元资助建设费用；砂拉越州立法议员沈庆辉在担任州内阁各部长职务期间，也多次协助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筹募经费^③。时至今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仍与砂拉越州的州政府以及作为砂拉越执政团队成员的人联党维持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种政商人脉的经营，自然为学校开拓了经费来源的管道。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虽随客观环境的演变，增加英语及巫语的教学，但基本上仍是一间华文中学，学校官方网页以华文为主，网页内之各项布告、师生活动的报道皆以华文为之；在校园里，无论是师生间还是同学间，都以华语作为沟通的媒介语^④；学校所出版的许多纪念特刊也全以华文编著。1958 年学校搬迁新校地时，砂拉越政府曾建议校董会依校址将校名改为“槟岭路中学”，但校董会予以拒绝，坚持继续以“中华”为校名^[38]。其以华文撰写的校歌，除要学生热爱砂拉越，以砂拉越为故乡外，更强调以其校训“公、仁、诚、毅”作为做人处世的指标与方针。高中、初中部各年级更依中华文化传统倡导的道德规范——“八德”的

① 依砂拉越政府于 1961 年宣布的教育法令，所有学校的校董会须提名 1 名合格的董事，经教育部批准后，任命为监学。监学须向教育部报告学校的行政、董事会的运作，见砂拉越政府新闻处《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第三部第 15 至 18 条。

② 以上资料整理自《一中四十年大事记》，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建校 40 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 53—55 页；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中学高中第一届初中第三七届毕业特刊》，第 12 页；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庆祝统筹统办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第 56—59 页；古晋福建公会网站，http://www.hockien.net.my/job.html, 2013-06-01。

③ 以上资料整理自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一中四十年大事记》，《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建校 40 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 53—56 页。

④ 2013 年 11 月 25 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致著者函。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进行编班^[39]。

除校园环境处处弥漫中华文化气息之外,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学生社团也深具传承华族族群文化的色彩,尤其华文学会、华乐团、中国象棋队、书画社及廿四节令鼓队都以培养学生传统中华文化技艺为目的。书画社就明言,从书画的练习可了解中国文化,把“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承下去”。此外,砂拉越地处热带地区,本无明显的春、夏、秋、冬之分,固无春分、立春、夏至、中秋,更无霜降、小雪、大雪等节令,但这种演奏华族大鼓的活动社团,却以华族原乡区分气候时节的廿四节令为名,可见其深受华族文化之影响。古晋中华一中的教师绝大多数毕业自台湾地区的各大学,以及新加坡强调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深具华族文化传承意识而被新加坡政府关闭的南洋大学^[40]。古晋中华第一中学除有许多高中毕业生前往华族的原乡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大学升学,其师生也常参与原乡的一些活动,例如: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学生参加“2009年中国第7届孔子杯中学作文比赛”,获得海外组的多项优胜奖;2011年中国大陆国务院表彰优秀的海外华文教师,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有10名教师获奖,其中陈春光等4人获得终身成就奖^[41]。这种与原乡的持续联系,自有助于其族群文化的维护与承继。1995年古晋中华中小学校校董会庆祝成立50周年时,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毕业、时任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主席的黄文彬,在献词中就明白宣示:校董会在华社共同支持下,务使属下的中学得

以生存与发展并为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而做出贡献。校董会秘书长田承凯也强调,校董会会坚持不使华文教育变质,让这间华文中学“永远是发扬中华文化,保存母语教育的堡垒”^[42]。1998年时任校长的许兴梅更清楚地指出,作为华文独立中学,其办学的方针是以华语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传授与发扬优良的中华文化^[43]。

结语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这间以华族族群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中学,无论是其创立、发展还是经营,都是建立在砂拉越的华社,尤其是古晋地区华社支持的基础上。作为一间经费必须自筹的华文学校,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主事者能一再通过各种管道,尤其是砂拉越的地方政治领袖向州政府申请拨款支持,也常举办各项募款活动,显示该校不但在当地具有良好政经关系,而且能充分运用这些人脉去协助学校发展。古晋中华第一中学采取双轨制、三语教学、高中部分组等做法,在在显示该校之所以能持续生存与发展,与其能依客观环境变迁而调整的实用经营方式有密切的关系。然而,该校基本上仍是一间强调华族族群文化传承并以族群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中学,除重视知识的传授外,也强调学生的品德培养,校园中更是充满华族的文化气息,其在保存华族族群母语教育及维护族群文化上,势将继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并作出相当的贡献。

【注释】

[1] John M. Chin, *The Sarawak Chines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9; 黄建淳《砂拉越华人史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第159-165页。

[2] Ooi Keat Gin, *World Beyond the Rivers: Education in Sarawak from Brook Rule to Colonial Office Administration, 1841-1963*, Hull, England: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1996, p. 114.

[3] Federation of Malaysia, *2000 General Report of the Population Census*,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1.

[4]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0年,第130页。

[5] 黄招发《砂劳越华教百年坎坷路》,Miri, Sarawak: Law Yew Muk, 2004年,第9、39页。

[6]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资讯局编《今日独中

之一》,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91年,第1页。

[7]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一中史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网站, <http://www.chms1.edu.my/cms/index.php/2013-11-22-03-24-25/2013-11-27-04-39-18,2014-07-30>。

[8]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1年,第62-64页。

[9] D. McLellan, *Report on Secondary Education*, Kuching: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Chapter III, Paragraphs 17, 18, 22, 42; Chapter IX, Paragraphs 244-256.

[10] 砂撈越政府新闻处《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古晋:砂撈越政府新闻处,1961年,第二部第9-11条,第

三部第13、17-21条,第四部第24-35条。

[11]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本校简史》,《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创校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砂拉越古晋:古晋中华第一中学,1998年,第66页;黄招发 《砂劳越华教百年坎坷路》,第38页。

[12]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庆祝统筹统办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砂拉越古晋: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1999年,第34-41页。

[13]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资讯局编 《今日独中之三》,第4-5、20页。

[14] 黄招发 《砂劳越华教百年坎坷路》,第38、49-50页。

[15]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资讯局编 《今日独中之三》,第30页。

[16] 刘伯奎 《杏坛二十年(中中二十年)》,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5年,第170-171页。

[17] 黄招发 《砂劳越华教百年坎坷路》,第38-56页。

[18]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资讯局编 《今日独中之三》,第5页。

[19] 许兴梅 《一中的诞生与成长》,《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创校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13页;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一中四十年大事记》,《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创校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54-67页。

[20] 黄招发 《砂劳越华教百年坎坷路》,第40页。

[21]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资讯局编 《今日独中之三》,第15-16页。

[22] 《2012年好的开始 晋独新生增加中》,诗华资讯网, <http://www.seehua.com/node/30502>, 2013-08-10。

[23]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一中简介》,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网站, <http://www.chms1.edu.my/cms/index.php/2013-11-22-03-24-25>, 2013-12-06。

[24]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庆祝统筹统办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第4-5页。

[25]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高中第五届初中第三七届毕业特刊》,砂拉越古晋:古晋中华第一中学,1999年,第44页。

[26]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资讯局编 《今日独中之三》,第12、15页;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一中简介:1981年》,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网站, <http://www.chms1.edu.my/index.php/1980s/46-1981>, 2013-08-10。

[27] 砂朥越新闻处 《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第二部

第10条。

[28] 沈玉池 《华教工作廿二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一年)》,砂拉越古晋:作者印行,1984年,第42-43页。

[29]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创校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77-88页。

[30]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庆祝统筹统办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第5页;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创校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2页。

[31]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资讯局编 《今日独中之三》,第7页。

[32]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资讯局编 《今日独中之三》,第16页。

[33] 许兴梅 《一中的诞生与成长》,第13、21页。

[34]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一中四十年大事记》,第55页。

[35]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校长室报告(2014年6月30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网站, <http://www.chms1.edu.my/cms/index.php/2013-11-22-03-24-25/2013-11-27-04-39-18>, 2014-07-30。

[36]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创校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15-54页;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庆祝统筹统办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第83页。

[37] Federation of Malaya, "Finance", *Malaya Official Year Book, 1962*,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62, Vol. 2, p. 352.

[38] 沈玉池 《华教工作廿二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一年)》,第107页。

[39]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高中第五届初中第三七届毕业特刊》,第65-121页。

[40] 古鸿廷、张晓威、曹淑瑶 《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1期。

[41]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一中简介:2011年》,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网站, <http://www.chms1.edu.my/index.php/2010s/77-2011>, 2013-08-10。

[42]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庆祝统筹统办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第13-14页。

[43]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校长的话》,《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创校40周年(1958—1998)纪念特刊》,第6页。

【责任编辑:吴宏娟】